



謾錄評正卷之三

畸集

古吳伍袁萃漫錄

樵李賀燦然評正

此論是

昔之論官常者輒曰持廉秉公予則以為必
能持廉而後正秉公果其可相自畏一介不
苟行已堅茹與之操

守則風

紀肅矣威望震矣諂媚

請託

遠矣凡用人行政一出

公

之有故秉公者居官之

之本也

信之為申稍
通字學者能
識之似不必
音釋

問安民之要曰懲惡務嚴

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

夷蘊崇之勿使能殖則

保安善類必先禁伏克

予為諸生時遠近從

去而意不相

勤可謂不背本者金華

植善為事又可謂知所務者矣

論容賢利國之臣而傳以為似

又論妨賢病國之臣而傳以為似李林甫子

及此
江比首身

輩讀書至此誰不忻然有慕乎房而有憾乎

李耶及一旦當路則勢利薰心諂佞入幕端

人正士日遠日疎而擯斥戮辱隨之有不蹈

林甫之覆轍者亦寡矣可怪也夫

父母年高人丁耽戀祿位百歸養者非孝

也即歸養矣而又有續石親

未終而起用為人所奪而親

終為天所奪者也惟陳採

幾二十年真天倫之至

之富豈與易哉此之謂才

問蘇子瞻云古之君子憂

世已治矣何憂主已明

微杜漸之意也開元之

主豈不稱明未幾而治

中之運可常恃哉方今

湖之士而無挽回之權安

堂之臣而無挽回之志則憂危之苦詞未可

一日不陳于 黼座之前也

李明熬有理煩治劇之才而本之以和平方

之以鎮靜守吳三載不動聲色而地方安之

可謂宜民宜人者矣獨處浦烈婦一事未協

公評錫山諸縉紳多為誅傳詩歌以白其冤

且歸咎于徐侍御夫烈婦之先慘毒異常而

又以姦情反誣其父兄人理滅矣侍御大雅

士屑為居間平即李公亦偶爾過聽要不可

執微瑕而訾遠城之璧也

蔡虛臺標格清雅器宇端凝治兵吳會不詭

不隨百度維貞四郡又安真一方之福曜也

且折節下士有古人風尤足尚云

或問子取善有恕有嚴何禮曰予無所忌惟

蔡信清端方
治兵吳會豈
宜貢諛

漫錄一書為
備為切為諛

漫錄正
不可謂嚴恕
于何有

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故有以全善取者有以
終善取者皆完德也又有以一善取而不問
其全者有以始善取而不計其終者皆未必
其為完德也間有完德君子而或致不滿之
意則所謂望之深故責之備竊取春秋之法
也知此則錄中所載有恕有嚴俱可無疑矣
本朝自設科以來鼎甲三名俱入政府者惟
嘉靖壬戌而申王二公同郡人相繼居首揆
又皆負天下之重望尤為希觀云
隆慶戊辰科拜相者七人前此未之有也而

北山陰秉公持正以道事君有古大臣之風
焉至若儀庭黃大宗伯物望咸歸枚卜未及
天下想其手采云

或問天下何日得太平曰方今朝多橫政而
又無輔弼以為之匡救野多橫民而且有縉
紳以為之護持澤不究于氓隸法不行于奸
宄竊懼夫太平之無日也

做好人終有好日何苦不做好人做不好人
終有不好日何樂要做不好人
先是有武弁道貴溪遇盜盜首張某入考成

例中兩院求之甚急予初至上人授指欲以他盜當之時獄中盜七人內有張姓者主吏請曰此足以塞責矣予辯其寃竟釋之曰殺人媚人吾弗忍也此下已刪改頃吳郡有大盜越獄去而當事者捕乞丐六七人以充數亦太忍矣

本改後年餘安仁獲夥盜而張某在其中

予初至貴溪時真人張國祥內倚逆保外倚江陵相威傾縉紳藉修壇廟移巡道行縣取護宅民兵百名予繳其檄云安有勞吾民于

誇已傷人

七十里之外爲一左道豎子守者且是役也不許干擾有司奉有旨矣違旨不敬勞民不仁不可與也兵使朱雲岳見之恚甚然卒寢之

條編法未行時公家事無大小悉取辦里甲至竭產不能給近條編法行始一切裁省間亦有款額未載費出無經者猶然責之予爲貴溪乃盡爲革除自催徵勾攝外里甲無煩絲毫焉及予應召行諸士民呈院請刊立板榜以永遵守馬中丞定宇批其牘此下刪改

云宮清民自安據該縣一歲所省何啻千金
甘棠之愛寧有既哉

改本有一歲所省何啻千金之語云

予少時讀范希文嚴先生祠堂記即忻然有
仰止之思矣及出宰貴溪過富春始獲瞻先
生道貌而起敬起慕低迴而不能去也繼觀
察武林尋視學政乃檄有司修葺先生祠宇
又置田二十畝以遺其後人而題其壁云炎
鼎既遷雲臺亦傾巍巍釣石千古崢嶸

近有某縣令陞吏部主政北上某僉憲同年

也素服謁之不敢正席坐呼為老先生而自

呼官銜外臺風憲之官固應爾耶以上已刪改予

出僉浙臬楊本菴語予曰藩臬之體惟浙中

頗尊拜經過臺省及銓曹只如平交若他省

則投官銜帖易服色矣往陶泗橋為中州左

轄有一侍御經過泗橋約同列如浙中體拜

之侍御怒送下程不受泗橋曰安有我輩送

而不受者即令擡入廚中侍御益怒送至儀

門大聲令發出都闔轎以泄其忿泗橋陞任

仍復舊由此言之陶公可謂持正矣而竟至

伍公在楚粵
能如泗橋否
藉如泗橋當
大為鋪張矣

大宗伯人之功名自有定數諂屈權要何益哉

改通于法之外者大臣之度拘于法之內者

小臣之守

予署武選篆事多破格難行本兵數以為言以此復之云

改兩司體面素重近則陵夷之極矣

胡澹菴高宗封事是宋朝第一奏疏楊焦山

分宜彈文是

本朝第一奏疏予常常朗

誦之不覺意氣激昂若祖將軍擊楫渡

江時

令甲官員陞除差遣俱避原籍邇來查馬鹽

屯江漕諸差獨不避令本土有司行庭叅而

此論是

同鄉姻親呼公祖可乎哉間有不類者夤緣

為奸利報私怨又可乎哉

孟雲浦講學修行中州名士也壯歲無子最

後庶生一子甚珍愛之偶外出歸則其妻已

殺之矣雲浦不勝忿恨悲痛觸庭樹傷而歿

噫婦人妬悍至死其夫斬其嗣惡不容誅矣

昔賈充妻疑乳母與其夫淫殺之其子竟不

食他乳而死事頗相類然賈充克人宜得此

報而雲浦善人亦遭此毒則天之不可知者

也

此論幻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孰驅而
納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孰
引而置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可出者也
可無懼哉故人能謹身守法則禍門常杜能
清心寡欲則鬼門永塞

往部院臺省論張鯨事予已誌其槩矣近聞
之一賢者則云中有他謬巧焉鯨嘗發馮保
之奸而與蒲州善諸公之論鯨夫有所授之
也若并論緹帥藉眾惡也又論執政設反間
也不然則諸公未嘗以去就爭國家大事而

鯨宜論乎
必欲求其

索癥其天性
然也即報且
不可據一人
之言可信其
確耶又有入
別告之故又
將信之即摠
所云道聽途
說者也

乃合詞以攻一闈詹中丞馬侍御素不與執
政相左而今以一闈故訟言以攻之哉此說
極確予初特據邸報錄之而孰知人情險詐
若此乎

孟子論相道云人不足諳政不足間一以格
心為主此本論也予則謂第可責之稷契臯
益伊傳周召之儔耳若在後世則苦口之藥
石豈可廢哉惟當宣其大者置其小者宣其
要者置其緩者如關係宗社之安危國家之
理亂雖痛哭流涕以陳之死生去就以爭之

亦非激也刪改此下已近見邸報山陰晉江為考
 選事懇切言之至素服角巾以待罪叩頭瀝
 血以固爭何為者豈方今之務更無有大于
 此者乎豈輔弼之職更無有要于此者乎且
 以天下大事論則考選猶小以天下要事論
 則考選猶緩茲于小者緩者已若此則于大
 者要者又當何如以為匡救哉吾懼夫相術
 之已窮而天聽之彌高也

改不然而默默容容以自完而藉口格心之
本論則是伴食之流可謂大臣歟

改天下之最可醜者無如口正而心邪面是
 而背非陽義而陰利若而人也表裏參差蒼
 黃反復奚啻涖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而已
 耶嘗謂真小人易知其害小偽君子難知其
 害大脫非深辨而痛絕之將令君子反無以
 自見而小人且得以藉口其為世風名教之
 蠹也豈淺淺哉

戊寅歲予遊天目放于浮玉時李及泉守霅
 川來訪予亟返棹李公追及之曰何見拒甚
 也與語遂懽洽可謂萍水暫逢金蘭契合者

自誇

已嗣後雖崇卑顯晦殊致而雁帛魚書未嘗
 不賁相望于途中也予入兵曹公開府薊門
 數餉予予悉辭不受曰大丈夫相知以心豈
 以物哉公以故益重予焉此七字近刻削去方江陵
 當國楚中自撫按而下無敢與其父抗者李
 公以待御清戎獨正席抗禮江陵啣之因補
 外予之重公而願在下風也以此公已去世
 數年撫今追昔感慨係之矣

易曰閑有家悔亡夫家之不閑禍亂且隨之
 雖悔無及也慶封廬蒲易內而亾族祁勝鄔

有好外之僻
 者有頑童乎
 否

臧通室而殺身宋朝召而不保其子焉都寵
 而不保其宗若此類可勝道哉以是知大易
 之訓真可寶萬世也嘗觀史稱賢士大夫必
 曰內行修又曰內行淳備而閨門之內若朝
 廷則縉紳之軌儀在焉彼帷薄之羞多自艷
 妻頑童始可弗戒歟

庚辰鼎元江陵子也傳臚之日公自閣中歸
 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開函則
 內有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
 無野鳥為鸞欺君特甚公覽之大怒亟索其

人已去矣此四句蓋宋人以刺秦檜也
 武弁樂網始倚梁永之勢以網利終訐梁永
 之惡以脫禍奸之尤也綱與永共事則其所
 開列無一虛矣戕人性命劫人財物姦人子
 女窮克極惡擢髮難數而撫按前後諸疏曾
 未能得其一二何也不知耶不敢耶噫稅豎
 之為梁永者多矣撫按既不知不敢而又無
 滇中之火盡其黨類而焚之何怪乎四海之
 困窮也

嘉靖初彭澤為文選郎以貪縱入察籍而素

以廟寶錄薛
 侃實為彭澤
 所愚詹啟事
 初不及彭澤

諂永嘉得留用躡遷太常卿而徐崦西以少
 宰署部事澤欲代其位嗾門客詹啟以選法
 不公劾之澤偽作崦西書貽永嘉求解願以
 黃精二百斤白蠟二百斤為壽永嘉以聞乃
 下崦西詔獄削籍銓部會推少宰首列澤名
 時 上意嚮夏文愍不允薛大行侃言國
 儲事與澤商之澤曰須先白相君乃可索薛
 疏稿示永嘉曰此夏桂洲意也間一日詣薛
 詭曰相君見稿稱善可亟上之及疏上
 上震怒逮薛詰責主使永嘉與澤堅執文愍

薛備極楚毒不承

上命廷鞫之薛奮筆

書曰以

皇上之明且為太傅所蔽況薛

侃之愚宜為彭澤所欺獄上

上若曰張

孚敬乏休休有容之量蹈戚戚忌嫉之風着

致仕彭澤小人往來搬鬪是非發邊衛充軍

噫微

世廟神明英斷孰能大快公論如

此若澤也始而破格超擢附永嘉也終而被

罪謫戍亦附永嘉也殆所謂君以此始亦以

此終者歟是足為傾險小人媚權干進者之

戒矣

黃精謂黃金白蠟謂白金

盧近溪兩子皆祝髮出家數載無踪人間近

溪郎君安在輒曰白日昇天去矣太倉公有

女以心恙妄言鳳洲王公以為真仙現世首

以師禮事之自稱弟子即相公亦自稱為奉

道弟子此二事俱可入剪燈新話中以資千

古笑談

此段已刪改

改本諸敬陽解小人行險僥倖云媚權以僥倖

今世之富貴固小人也何鄙甚矣佞佛以僥

倖來世之富貴尤小人也可笑何如斯解極

妙第恐士大夫之學禪者聞之羞且恨耳抑

又有爲媚權而佞佛者小人之行險僥倖也亦何所不至哉

國家自開創以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恬不知怪得羅一峯一疏振已淪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此大有關繫文字且只以綱常二字爲主而反覆發明之親切確當若鄒南臯疏則入江陵他事而筆力亦不及一峯乃氣節則似過之二公皆真正英雄予雖不獲見一峯而與南臯同榜且相契亦生平之幸也然二公俱擅千載之名而畜一時之遇豈非天哉

攀附名流

內外大計各有款目然必與其人行事相當斯足以昭公道而服人心耳竊謂論人者如論其貪則惟指某事攘取民財論其酷則惟指某事戕殺人命而不謹不及浮躁之狀不可入矣論其不謹則惟指某事有干清議玷生平而貪酷不及浮躁之狀不可入矣論其不及則惟指某事弛廢不理鞭策不前論其浮躁則惟指某事侮慢自賢輕率自用而貪酷不謹之狀不可入矣今也撫按臺省旣槩行糾劾而銓司又漫無主裁如以貪酷不

事官職列但
宜如律例科
其重者耳

謹去而中有不及浮躁事則見以爲太重以
不及浮躁處而中有貪酷不謹事則見以爲
太輕且藩臬大吏一涉賊跡便辱官常而猶
從降調又何顏居方岳之上任風憲之責而
表正庶寮也哉 嘗謂旣論賊私止當問其
有無不當計其多寡多固應黜也寡亦應黜
也乃彈章之墨未乾而已列薦剡左遷之席
未煖而仍復舊物名藉憐才實開倖竇丁未
大計藩臬以貪去者僅李徽猷一人而兵部
卽以閱視敘功免奪誥命是何法紀乎大
每次考察惟以資格爲低昂以世情爲取捨
網漏吞舟勒弛罔駕其不足以昭公道而服
人心也無惑已

海虞令留震臣性狠政苛杖斃多命陞刑部
主事以病請告歸至姑蘇驛而病甚欲亟行
而舟若或繫焉數人推輓之不動數十人推
輓之亦不動自午至晚竟不得行中夜死矣
豈非海虞怨鬼守之耶噫天之愛民甚矣豈
其使父母官肆于民上以縱其淫哉必不然
矣

劉以假風力
傲慢士大夫
且撻死小民
無美馮次公
實無大過司
成實為劉以
忿死然次公
未嘗對簿劉
亦未嘗令隸
人拘司成四
品京堂非奉
旨不得拘提
聽言當以理
察伍公信舌
為筆類若此

曹仰筠剛正按楚中論橫豎侃侃不撓有埋
輪之風第對兩司不發一語太着色相耳李
中石則折節遜詞惓惓問民瘼詢官常最得
省方之體而誤聽劉憲副庚之譖幾劾沈繼
山復 命亦不薦何心哉余視學政時劉
守紹興聞其以持正偃蹇禮貌有加焉而晚
節竟不終及轉憲長以細事拘馮司成子不
至令隸人并拘司成司成方食忿甚噎死未
幾劉亦死意者得請于 帝乎

今天下吏治日靡其病在法不行故勢要干

之則不行苞苴入之則不行夫人臣奉天子
之命儼然位士民上而士民相與明神奉之
慈母倚之吾乃不能為國家持三尺而乃以
私心上下其手城社之奸橫行閭閻之苦莫
控不亦覲顏士民上哉故欲天下治安須盡
得執法之臣一切以杜後惠文彈之然後可
幾爾

國用之耗實
有漏卮然錢
者泉也今日
之敝敝在內
壅而不流若
此書一經

國家富有四海而恒苦不足其故何也語云
山陵之材竭于野火滄溟之水涸于滿卮此
善喻也母論其遠若頃者寧夏之役費帑金

御覽內帑無望其發矣內帑不必請漏卮不能塞勢不得不徵積逋為竭澤之計民將何堪為今之計獨有發內帑一着所以能國用可以足民力可以大司農不能力請節請節易得之主上為民國別無所運輸之術且乃以為未務

二百餘萬播州之役費帑金二百餘萬朝鮮之役費帑金七百八十餘萬豈盡以飽士哉半以入督撫司道將領之囊橐而督撫司道將領又以其半遺當途貴人爾以至諸邊之軍實各官侵漁無筭而且以饜醜虜之腹水衡之料價司官乾沒無紀而又以填宦豎之壑此皆國用之所由耗也而大司農乃早暮望空請發內儲徵積逋抑末耳盍亦正其本

丙子秋術者語予當中第五名問數日則曰

日誇

落下四十名已而果然此一驗也又曰公他日仕途遇好人必相契遇小人必相左然公面有觸氣紋即小人謀害反受其殃及予賤歷內外諸庶正忠直賢豪長者一見即合日多有畧齒爵而結金蘭者而奸邪讒佞如巡撫曹大埜御史姚士觀羽流張國祥武弁李如松李如楨知縣支大綸內豎陳奉李敬十餘輩雖傾陷百端卒莫如何此又一驗也乃知天地間術數之學自有一種道理要不可廢特有精有不精耳 真人張國祥橫行一

伍公自誇都
是空中打拳

方予至悉以三尺繩之國祥乃干徐爵謀于
馮保保云彼外官也今未可處姑俟明年大
計在我一言耳壬午冬予入都門則保與爵
已就逮矣蓋爵乃保幕客而定國之妻張則
爵為之媒也三巨奸相倚而不能去一縣令
人謀能奪天命哉

吾郡地大人眾奸宄之淵藪也必須地方有
人乃可無亂頃因權稅起釁殺人放火滿城
鼎沸三晝夜不止治兵使者次止近郊觀望
不前而有司官皆杜門自守民變未幾而士

變繼之郡守方試士諸生奪門以入器用盡
燬試卷盡裂而郡守遁匿廁中乃免噫尚謂
地方有人哉
自曹開府奉
旨專駐吾

郡彈壓夜巡官兵于是城中大盜屏跡

矣惟是竊盜之主五六家恃有墻壁流毒數
十年捕官捕後貪其常例畏其大援不肯舉
亦不敢與備選一家敗露則各家營救必脫
乃已殆所謂百足之虫至死不殭者歟 往
二十年前某直指夙知各奸主名檄縣捕之
而有為直指座主者受賄千金為之請免以

此各奸益無忌憚云

予願 朝廷常用好人天下之福也又願

吾鄉常出好人一方之福也

袁兵曹黃好奇吊詭嘗作刪正四書註以攻紫陽總其大旨不過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而已陳筠塘太守為正刪正力駁袁說之謬崇正闢邪其功偉矣近管登之亦將朱註改削與袁大同小異蓋邪說之溺人也久矣而始作俑者頃復實緣從祀又何怪乎揚其波煽其焰者之眾也

洪武初俞干人朱季支上書專攻紫陽之學

高皇震怒令押季支至該縣明倫堂杖其人

焚其書以此二百年來聖教修明彝倫攸序

高皇建極綏猷之功大矣第不知季支之說

何居意者姚江襲其訛管袁踵其謬乎如遇

高皇則三君之書皆當付之烈焰中矣

袁了凡丁丑場中作我亦欲正人心題結云

韓愈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則謂孟子之

罪不在桀下房考陳三謨閱之喜甚力薦為

會元蒲州惡而欲黜之同列勸止乃行國學

袁罪昌黎誠謬然未嘗說及孟子

戒飭之卽此而袁陳兩人之品亦可見矣

漫錄評正卷之四

畸集

古吳伍袁萃漫錄

樵李賀燦然評正

古今世事敗壞大都由請託得行晉襄囚秦帥大計也而婦人免諸國齊景納魯昭大義也而嬖臣售其奸以至儀衍之徒縱橫變詐而君大夫一切徇之當衰周戰國之季固無足怪也乃今朝廷之上邦國之間出一

令方順民情而旋阻于有力者之口行一事方快人意而卽撓于受賂者之說且如近日

工部審編舖行業已題 請而左右近倖寅
緣冒免皆過半 朝廷之上猶如此況其他
乎公道何以 大明法紀何以震肅故曰世事
敗壞由請托得行良有以夫

堪輿之說渺茫難信而陰地不如心地一語
則括盡其要矣予六世祖貞隱公在元至正
間卜壽藏于龍池之山啓土二尺則見一巨
碑有宋故尚書四大字先露公遽命掩之術
者曰若用此穴則公子孫即登科甲且富今
既不用則當下丈許須三四世後方發而且

自誇

不富公曰吾豈可為子孫早發而毀先代大
臣墓耶竟讓丈許而穴焉今祖塋第一家上
有栢樹大數圍枝幹扶疎者是也貞隱公傳
四世而先大父寒泉公中正德丁丑進士七
世而予中萬曆丁丑會試庚辰進士先大父
雅以風節自持歿之日家無餘貲予懼辱先
訓亦斤斤罔越尺寸術者之言至是驗矣乃
知堪輿家亦不可廢而心地之語果確論也

貞隱公諱德洪武初舉賢良
方正門人稱為貞隱先生云

溧陽人史某以給事中罷歸而暴橫鄉里一

方苦之為直指使者所劾即訊其強辯不服
 忽有梟飛集其首而鳴直指曰此汝確証也
 何辯乃伏辜棄市其子際寅緣夏貴溪入銓
 部改 宮寮言官論之尋以考察去倭寇
 吳淞際烏合八百人赴軍前自効遇賊于太
 湖殲焉而督府受際重賄上其功加京卿銜
 蔭一子錦衣世襲錢神誠靈矣如欺罔何
 予治湖南以三尺繩橫豎一同列勸予云姑
 相容勿相激激則啓禍予復之曰此輩譬若
 猛獸激之固為禍容之亦為禍第激之而禍

其禍小不過某一人當之而已容之而禍其
 禍大恐遂決裂不可收拾爾予既以不得行
 其志拂衣去而憲長薛青雷憲副章念清少
 叅薛欽宇亦與橫豎不協豎首劾予并劾三
 公疏留中不下而撫按皆長者乏主持豎以
 此益橫承天之變道府縣官俱削籍而諸生
 之被殺被逮者三四十人會城之變撫按俱
 干清議罷而馮憲僉及卞何諸有司俱被逮
 豎匿藩府逃死而其黨縛投江中者數十人
 夫予與豎相激者也其效何如也撫按與豎

夫是箇脫身
 避禍法似不

宜以已方人
馮愈憲又不
知當何如
詔也

相容者也其效又何如也大都壞國事誤蒼
生皆調停之說為之耳倘撫按諸公同心協
力馭橫豎以嚴勿與宴飲交際威羣奸以刑
勿令縱橫搏噬則彼且孤立無徒而禍少弭
矣今也以戀位之心藉調停之說一方既受
其禍二公亦殞其名悲夫

英主在上用人行政皆合公評氣象自覺光
明歡暢昏主在上用人行政悉違民望氣象
自覺闇習愁慘讀史者千古若鏡也故天下
之治亂安危惟在一人而已

國之將興執政大臣多廉國之將衰執政大
臣多貪姑以晉士論文襄之世若狐偃趙衰
諸臣皆憂國奉公故其興也勃焉平昭之季
若范鞅荀寅諸臣皆黷貨徇私故其衰也忽
焉舉一國而萬古興衰之故可考矣故廉臣
用者興之兆貪臣用者衰之萌

士不難廉于
財而難廉于
官有要作好
人而廉者有
要做好官而
廉者其致甚
相遠也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說者以為大臣威福自
擅患其不法小臣祿養未豐患其不廉予則
謂大臣不法政為不廉小臣不廉即是不
或諗予曰風波起于口舌之間戈矛伏于文

漫錄一書非
偏非刻即為
誇為諛公直
乎否不公不
直之是懼執
道之而媿媿
不休也

字之內所從來矣母論國武子蘇子瞻只
如世廟時胡膏之殺楊給舍趙文華之
殺李太宰子未聞乎而便便然好議論無乃
階禍乎曰昔明盛之朝庶人可以謗國叔季
之世鄉校得以議政當時君大夫未聞禁也
今聖主在上方明目達聰集思廣益採
芻蕘咨工瞽以為宗社計豈以口舌文
字罪人哉吾懼心不公詞不直不足鑑千古
母患禍矣
或問子之教人只言孝弟忠信而不及性命

此論是

何也曰孝弟忠信非性命耶但言性命則涉
于淵微即老師宿儒猶未盡悟言孝弟忠信
則切于日用雖庸夫孺子亦能通曉論語一
書孔子所以教當時弟子而垂萬世法程者
也然命則罕言神則不語而性與天道則不
可聞乃世儒曾未能及門升堂而專好談玄
說妙炫俗驚心豈非孔子之罪人也夫

予少時嘗筆一聯于書室云丈夫須了世間
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以自奮勵然浮沉仕途
三十餘年寸長莫效片善無聞此志竟虛竊

只宜時惕于
心筆之于書
何為者自謙
實以自譽

時時自愧云

三代而後一德之交既遠如保之訓亦衰大
都是臣負君非君負臣是官負民非民官負

評詩者有曰宋人以議論爲詩而詩亾非也

三百篇具在豈盡觸景暢懷天籟自動若二

雅三頌則朝廷郊廟之樂歌也變風變雅則

幽人志士之吉談也此孰非議論何獨宋人

然哉特體格風韻至宋而愈下耳

晉公子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古今縉紳之

子所以多不肖者皆由此一念耳姜氏曰懷

其安寔敗名是知懷安者喪檢之基也管敬

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是知懷安者喪身

之兆也孔子曰發憤忘食人能以發憤之心

易懷安之心乎則何事不可做何功不可成

故今日之發憤終身之逸樂也今日之懷安

終身之勞苦也

北運白糧之害極矣近見徐玄仗光祿條陳

數款可以救其末流矣若本源處猶未之及

予嘗欲歸之司農氏不經內豎則正本清源

之要也噫非賢相當國惡能辦此

此訓子弟之
名言

王彥章嘗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當此濁世
 猶知好名古今以為美談宜矣獨不聞良鳥
 擇木良臣擇主乎朱温大盜也以為臣則篡
 弑矣以為君則淫虐矣可事耶不可事耶彥
 章為之竭力致死與敬翔李振等耳吾不知
 其所留者何名也歐陽永叔作史而以死節
 許之誤矣

奸而不忠貪而不廉諂而不直皆亾國之臣
 也逆而不順惰而不學傲而不敬皆亾家之
 子也

君明臣忠一國之福也父慈子孝一家之福也
 也撫按執法郡縣持廉一方之福也

人者但當
 其見在不
 逆其將來
 保其往不
 其退有夫
 子之訓在

或謂予朝中大臣之廉者無如晉江而子頗
 有不滿意何也曰吾非不滿其行也不滿其
 心也其繼自今果能開誠布公如公所言不
 預一事不私一人乎則我且以上臣頌美之
 矣抑其真廉也未必久其位如其能久也未
 必庶其終姑俟論定可耳

今天下吏治日衰教化不獲宣布詞訟不獲
 速理耕歛不獲時省弊在上官好趨承而叅

謁繁也各省猶可兩直則諸差疊至初到有見考察有候生辰令節有賀往返動經旬日郡縣之精神大半耗之道途矣夫考察固當而生辰令節之類獨不可以已乎若守巡彈壓一方體統尊關繫重亦豈可僕僕車塵馬足之間如浙之溫處道江之嶺北道去會城各一千餘里粵之嶺東海北道去省肇各一千四五百里拜年方回賀壽繼之又有迎新送舊與夫不時獻詒者毋論縣驛苦于供應設或所轄有寇盜非常之警將何辭以解愚

此論是

謂撫按諸差當節省守巡之精神又當與守巡節省郡縣之精神俾得專心民事則吏治日起而裨益地方非眇矣 各省守巡惟楚中初到一謁二監非離任不再見卽二監去來亦不過使人迎送而已各省皆效之不可耶或曰禁止叅謁上官往往嚴之而有司不遵何也曰名禁之而實不禁也且有以遲速疎密定殿最者矣雖然簿書期會之間以爲大故在漢已如此矣于今乎何咎 予奉使宣府萬丘澤舊寅也時治兵懷來招

此論是

飲語次云往寧夏之變當時若得二三豪傑
 定矣何事紛擾予曰若得豪傑卽一人足矣
 何待二三丘澤又云葉龍潭殺降不武予曰
 龍潭頓兵堅城未聞運竒才畧平平耳獨此
 一着猶美高手若侯請旨未卜何如姑宥之
 耶則法紀漸滅盡誅之耶則禍端再起孰若
 出其不意一舉而殲之爲得計哉且此我之
 叛人與受敵國之降者未可同日道也
 大臣居具瞻之位當及身之未衰人之未厭
 君恩之未薄而飄然決去之斯爲高節乃足

不謂亦有此
超脫語

風世其餘臣工亦當知止知足進退之權勿
 爲人所制做官如做夢蓋世英雄終與塵土
 同盡格天事業竟隨流水俱東何苦戀戀營
 營把持利器奔走勢途不効不去不死不止
 嗟乎悲哉

管登之作從先維俗議敦崇古道可挽頽風
 間亦有淆以佛說者刪削而行之于世教當
 大有裨矣

或問昔白圭自賢于神禹楊雄自比于孟軻
 蘇子瞻譏其實不至而有侈心世終莫之許

也管登之動以聖人自居嘗曰我于六龍中
惕龍也又多說夢兆以神之而京口之生異
牛卽以爲文成麟至之應若登之者果聖人
也乎哉曰使登之攘黜佛老則亦聖人之徒
也

胡質爲徐州子威來省告歸賜絹一疋威跪
曰大人清廉安得此絹質曰吾俸祿之餘後
威爲徐州晉武帝問卿清何如父清對臣不
如父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夫胡官刺
史而其子來省僅與疋絹而已若今之有司
家屬往來動輒緡載而歸此官之所以多富
而民之所以日貧也歟噫清畏人知者吾不
得而見之矣得見畏人不知者斯可矣

予觀人之廉貪直是天性天性廉者以無取
爲主而不動心者也雖祿以天下猶視芥焉
天性貪者以必取爲主而不動心者也雖行
涉盜跖且攘臂焉或曰旣是天性何廉者少
貪者多也曰子以世間芝蘭多乎哉荆棘多
乎哉

馮南江侍御因彗星見疏劾永嘉及方注二

公指永嘉為根本之慧方為門庭之慧汪為腹心之慧乞斬三奸以應天變壯哉忠臣乎長子行可刺血書疏請代父死壯哉孝子乎忠孝萃于一門人世間所希覲也季子時可博學有文名

朱晦翁云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此君子闇然之道學者反已自修當如此然天知而曰求則是有心之強合非無心之妙契也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求之云乎吾人惟務下學而已即上達亦有不取自必

無心妙契非孔子不能晦翁便說箇求天知不為詞

病

者況求天知乎哉晦翁因作對偶有此語讀者不以詞害意可耳

秀才如處女處女在父母傍而嘵嘵哆口干預家政且及外事異日適人必非烈婦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士君子立玉階方寸地上與天子相可否諤諤論其誰禁之下與宰相爭是非侃侃正議又誰其禁之若做秀才即使仗義執言非其時矣況乎虛僑恃氣假公濟私耶

虛僑恃氣假公濟私不獨秀才所當戒也

高皇製卧碑國家事許諸人直言無隱惟諸

生不許豈懲宋季之紛擾哉正以堅忍其性情深沉其涵養藏有爲于不爲也 睿思神謨淵矣

吏部于各官數舉不敵一刺衆譽不當一毀故有薦墨未乾而以大計處者有之以王官處者有之竝未聞詰其故亦未聞解其故也近無極令劣轉而錢侍御上疏詰其故矣銓司又上疏解其故矣詰者則欲復其原官解者則欲擢以長史是遵何法哉使凡薦而處者皆效尤焉將預對不服豈惟煩瀆 至

尊而于統均之體不已褻乎

臺省曾經外推未下者不復內推明例昭然近若楊給舍林侍御之轉京堂業已破例矣然猶非自請也茲姚給舍則自請而 旨從中出銓司不當執奏耶而乃兩可其說旣謂無此例又擬以僕少將侍門日啓而銓政益大壞矣

聖兼仁智衛賜之論也管登之獨以聖歸之釋迦而以仁智分屬老聃 孔子意蓋如此及人攻之則曰古不重聖字不念書稱帝

登之實為遺詞

德首列聖字在神字上非古耶又曰聖不過六德之一則其說益遁矣夫釋迦者登之所竭力推尊以為神通廣大開天闢地第一大宗師也却以六德之一名之則是小之也且小釋迦可也以孔子為聖之仁將母亦僅得六德之一耶登之雖強辯當無解于我言矣

京師各衙門吏書火房皆有頂首而太宰本兵及文選職方正郎火房頂首至三四千金殊足駭也若吏部司屬以賢入者什三以賄

德不處德當必有見藉如任所云當不待拾遺矣德園初未嘗論點即拾遺亦不處故儕鶴與德園俱削籍乃云以索頂首論黜誤矣既以詆人豈當誇已且屢見可厭

入者什七虞德園賒呂姜山頂首使人索之囂罵長安道上二君以此論黜近時鑒前弊始令部院公舉而圓巧者各自尋門路于是有薦屬吏者有薦鄉親者有薦父母官者終未盡公而用人之柄眾共操之如職掌之紊何

丙戌冬應召者至都門時黃選郎克念曲徇權要私納苞苴而楊太宰晚節尚通乏主裁于是圓巧者競起以干華選吳山人語予曰瞽史有言不索胡獲公杜門靜坐臺省將

自至耶抑人皆集于苑我獨集于枯耶予曰
士各有志焉灌園為高躡屩為通踰垣為執
彈鋏為容達人變化與世玄同我也木強所
好是從

撫按查盤必委司理雖由守巡轉詳然只抄
謄一遍一字不易處處皆然予任浙楚粵三
省凡呈到查盤招駁削過半吏胥或難之予
曰吾職在伸冤理枉若吹毛求疵律例未協
者可由狗耶蓋有一招而減刑罪至二三十
名者減贖錢至三四百金者然二監亦未嘗

諱彼短

不允也彼務為迎合苛刻者何心哉

誠堅泉石之
盟起用題覆
與否舉置度
外矣味其語
意尚有雞肋
之意在

藩臬患病撫按代奏銓部覆請即予長休告
本朝令甲也間有才望素著或因公正發憤
拂衣去者則許病痊起用亦有將奏疏立案
仍行令供職者然而甚鮮也予去湖南已奉
欽依病痊之日撫按官具奏起用矣及去海
北督府亦以此具題而銓部置不覆移督府
催予復任至再至三越兩年而猶未覆則大
破常格矣孰知予也泉石之盟自少已締今
老矣何忍寒之而雞肋一官耶

近郡縣考試童生有傳太倉公囑十餘人者予曰此豈元老大臣事殆風聞之誤不然或假之也一友曰薦引後學非若干預刑政者之汚也亦不可耶曰占一名私情則妨一名公道故不可耳無已鄉賢胤嗣陵替不振則訪求其可進者公舉之以崇明德可子孫弟侄關係至情則面試其可進者量舉之以防遺佚亦可捨是則與干預刑政者何異焉得無取輕于郡縣大夫乎

朝廷黜幽之權撫按並操之癉惡之權直指獨操之然皆不自操也而委之司理司理亦不自操也而委之胥史于是有窩訪者相與爲奸利矣則是朝廷兩大權俱操之奸徒手乎又安得至公至當而無一枉抑也 窩訪家處處有之有賣而縱之者則克人漏網有買而內之者則善類蒙辜流毒慘矣府首領縣佐貳以至倉巡雜職時時納賄以求免而縣正以上亦且明神畏之不敢正目視也噫世有虎狼僅藏巖穴而此輩之如虎如狼者乃橫行白晝大都中可怪也風憲執法之官

不能斬刈剪除之而顧耳目心腹之尤可怪也夫

伍與吳尊人皆丁丑寧無世講之誼不探題覆之權窮詰之何為者近已刪去亦自嫌于薄與何若不刻之愈

吳徹如干預考選予以越俎代庖譏之而一友頗謂不然今合徹如先後辯疏觀之躲閃支吾而干預之實固已彰彰矣夫人臣務自修其職自盡其心而已若納交津要關說長短豈光祿之官得以理吏部哉使徹如果有為國薦賢之心則忠臣義士隱逸廢棄者多矣上可薦于當宁下可薦于當塗而于被召之臣交構其間高下其手則大不可今

思義隱逸無邪伍觀察豈空人薦于當

臺省之命久稽朝堂之訟紛起其誰致之而乃自謂所遭不幸何也噫倘本分之外不發一語不問一事而橫逆忽來則謂之遭不幸也亦宜此段已刪改

改問何謂君子曰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一以

道義不與俗同此之謂君子曰如斯而已乎曰大德不踰閑大節不可奪非見之真養之定其孰能之

改鬪子文辭祿于君而曰我逃死非逃富也鄭伯張歸邑于公而曰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漫錄是貽安否間伍諸公子甚無樂其有斯錄也正恐伍所嘗議之子孫異日必有為其祖父修報者傾人官爵之怨淺損人名節之怨深

小子聽之夫二大夫之言不可不識也聚財歛怨蘊利生孽從古已然然況涉叔季之末流乎其啓奴輩之心而踵季倫之害也可勝道哉乃知楊太公始之以清龐德公貽之以安其見高矣其慮遠矣小子謂之何憂乎貧敬戒之訓可以書紳兄有憂貧者以此論之閱康常博元積疏解泰卦之旨以陳時政之謬反覆數千言發揮明甚末處云 陛下有總攬之名而無其實各臣有誤國之實而無其名尤為確論第嫌太長 主上一日

萬幾暇徧觀乎

自古亂邦必由小人譬之狎猛獸飲毒藥未有不裂肝碎首者蓋無時可用也而聖人作易獨發于師卦曰小人勿用何也得非以于戈搶攘之際第求戡定禍亂之才而毋問其人也乎故聖人獨于師卦惓惓戒焉彼鳴條之剪夏阿衡懋其勲牧野之造周鷹揚樹其烈豈藉小人力哉而兵家者流乃有使貪使詐之說嗟乎此債帥險夫所以旋仆旋起而剝軍誤國者也 往本兵備聽沈惟敬委以

畢竟帶着自誇

封倭事予上疏諫有憑小人以求欵之語公覽揭怒曰用兵亦擇人品耶予以此具言之公默然

梁鴻家貧乏炊具比舍先炊已呼鴻炊可及釜熱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乃滅火更炊卽一細事而伯鸞烈丈夫之槩居然見矣吾獨怪夫世之君子既已薦賢書登甲第豈不可烈烈轟轟自樹高標希蹤前哲哉乃遇炙手熱處輒便投足竇可由膝可屈當其時試以伯鸞語語之有不面赤背汗而愧死也者幾希四卷終

漫錄評正卷之五

畸集

古吳伍袁萃漫錄

樵李賀燦然評正

官嶺表者輒招蕙苾之謗豈風土使然若守南海者皆吳隱之守合浦者皆孟嘗雖貪泉日飲珠池夜光亦豈以易其心哉聞諺有之廣州太守忙十萬潮州太守坐十萬瓊州太守眠十萬予始不信頃遊粵中詢之具云自採糶之後已減其半嗚呼庾關鳥道鑿自何時貪婪載途介潔寔稀扇西山之清風掃北

轅之穢輒將屬之誰哉

豔姬妖童均不可訓拘方如恐察自言有好外之儼則有妓留飲視之若優人然不與之狎似亦不妨有妓無妓之說近于談禪計明道先生必無狹邪之僻胸中實是無妓就是箇尋常人遇一妙者難道就有邪妓之心

世傳伯淳正叔同赴友人席坐中有二妓正叔色變拂衣去而伯淳留飲盡驩乃別正叔似伯夷伯淳似柳下惠然吾輩法程還當屬之正叔至若有妓無妓之說近于談禪而淫蕩子鮮不藉口矣此語必非出于伯淳始好事者附會之也歟 宋有官妓故士大夫宴會不禁然正所謂流俗汚世事伯淳而同乎乎流俗合乎汚世若鄉愿耶古語有之男女無別則亂生而不同席不共食曲禮也童也

習之矣矧與賤娼同席共食混男女之別長淫慝之風何以爲明道先生哉故匪獨有妓無妓之說爲妄卽一去一留之事亦誣也意者蘇子瞻輩嫉正叔端方故設此以嘲之 王陽明極喜座中有妓心中無妓之語時時稱道之故其門人多有蔑棄行檢者或謂之則曰吾心原未嘗動也丁卯年陽明高第王龍谿過吳中與蔡春臺講學一日春臺語及陽明龍谿曰先師已造位神人焚之火而心不與俱焚溺之水而心不與俱溺者也予時

侍側聽之甚駭後在都門以質孟我疆我疆
曰必到此地方知此旨予終不謂然近有議
鄒泗山掘藏殞名者潘尚璽雪松云此偶然
應迹耳泗山道大原無利心何足為累蓋邇
來士大夫酷好禪學故議論多如此而方正
潔修之士反以窄隘執泥病之可怪也夫
猿狙性巧凡榛栗芋栗之類多積而藏之深
山窮谷中以為終歲計自度人無發之者而
卒為人所發豈非人智強而物智弱歟世間
有一種富翁千方以積之百計以藏之累數

漫錄類稱人之惡是積善否類暴已之長是藏修否

十萬以遺其子孫然或燬于回祿或劫于大
盜或敗于驕子不一再傳而盡失之然則人
智果強于物智哉同歸于愚而已矣語曰多
藏善亾豈財之善亾所以積之藏之者亾之
耳若人能積善則無惡于積也人能藏修則
無惡于藏也受祿于天子孫保之如晉之祥
覽躬行孝友而子孫鼎貴累世不絕與晉相
終始其善積也夫其善藏也夫

自古興亾天人參焉而天寶主之三代而後開國之

帝王權而能斷者也故舍孫立子以興其業
帝乙權而不斷者也卒舍長立嫡以亾其祚

再世未有得
晏然者蓋氣
數使然非人
所能為也為
君若臣者但
以守經為正
古今推留侯
羽翼之功如
伍之論留侯
之羽翼非矣
使此議發于
漢高時究必
廢太子立如
意代王必不
得立宗社亦
必不得安呂
后王諸呂伍
責陳平不能
據經廷諍國
本何可輕易

斷之時義大矣哉漢高祖英主也欲易太子
大計也蓋有析薪之慮焉而竟阻于廷臣之
諫此亦不斷之過也高祖諸子賢孝無如代
王誠明告中外以太子弗克負荷之意召代
王而冊立之則宗社安天下定矣若如意孱
弱與惠帝等耳此又不明之過也或曰晉以
殺申生而亂隋以殺子勇而亡何歟曰此溺
于私愛而非有安宗社定天下之公心故也
高祖先有文王之見而終蹈帝乙之轍女主
擅朝炎鼎幾遷若晉武既知帝座之可惜而

乃欲漢高行
權耶父文子
武「古一見
立論須達國
體須識時務
立嫡立長
高皇帝之訓
森然廟堂之
上二十餘年
來所私憂過
計明諍顯諫
者何事乃敢
發此等議論
耶亦大無道
矣

猶冀皇孫之可托亦召賊后之亂皆所謂當
斷不斷者也雖然父非文子非武則國本其
可輕易哉此段已刪改
本眾仲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
氏如賜禹姒姓氏曰有夏賜四岳姜姓氏曰
有呂是也此姓與氏之辨也後世誤以氏為
姓始有同姓締姻者矣姑舉一二吳蔡皆姬
姓也伍景皆芊姓也孔宋皆子姓也惟王氏
之姓不可辨蓋周與七雄之亾子孫散在民
間皆稱王氏即春秋時王侯卿大夫之亂間

有稱王孫氏者故不可辨也

改言官論

直指其溺職之愆毋巧發其

處心之謬蓋

之愆莫得而掩者也直指

之詞嚴義正彼又

而見之者亦無不服

處心之謬可得而掩者也巧發之傍引曲證

彼且有辯而見之者亦未必信乃今之論人

者吾惑焉大都直指者少巧發者多故觀章

疏之巧直而言官之品且自別矣

問官之品大槩有二方執則拂人圓通則失

已何處而可曰顧事理何如耳事理應執則

漫錄巧發處甚多

世有矯激托之方執名君子而實小人者

方者貴矣事理應通則圓者貴矣雖然方執

多是君子圓通多是小人又不可不辨

問心何以靜曰屏慮曰得無與大學之旨矣

乎曰屏慮而後能靜者官止而神行也心靜

而後能慮者宇定而光發也易曰天下何思

何慮

人之所恃以生者神氣而已養神莫善于省

思養氣莫善于稀言

先儒云君子自信其心而已在外是非毀譽

可置勿問此語有病心固當自信然使一念

此論是

錯認堅執不化無恤人言將小之決裂行檢大之敗壞天下心可槩信哉故燭人之是非以考已之得失鑑人之毀譽以定已之從違反觀與自信合而後可

孝親者不以三公之貴易一日之養好學者不以萬鎰之寶易一寸之陰

丁丑計偕至京同寓有一老上舍聽選者扶溝縣人也予問以李福達事答曰此生少時所目擊者縣中大俠張鉞子張賓好招納奸宄而以交通權貴故無敢訐者福達亡命攜

二子拔鉞愛其才武改姓名張寅令與賓齒名二子大仁大禮賓無子以大禮爲子無何鉞賓俱故寅專有其資二子納粟入國學而大禮年少美姿容嬖于武定侯郭勛同邑韓良相亦尚俠與賓相善因爭買美妾有隙首之馬直指檄下而寅走匿武定家于武定書求解直指遂并劾武定經內外多官勘問具言情真無枉詞連武定時武定以迎合議禮有寵于上而與永嘉比周爲黨永嘉以此力爲辯雪而公論遂誦良相旣抵死則

以所爭美妾貽寅寅爲託武定得減死戍邊後寅死家漸貧落大仁選幕職移住河南大禮仍以妖術惑人一旦挈妻子去不返及予令貴溪嘗質之江中丞子云當時常給舍力證張寅爲李福達亦如上舍言由此言之永嘉黨奸蔑法流毒搢紳之罪可勝誅哉

近有門生官嶺南謁予請教而有憂色曰聞此地最易招謗何以自免予曰子第持之以廉正耳何謗之足患哉明珠文犀之謗亦意苴招之也若垂橐而往垂橐而歸其誰能謗

此論好

之語不云乎無鹽之女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西施之子善毀者不能蔽其美又問何以處鄉大夫曰賢者敬之不肖者疎之曰知人寔難何以辨之曰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此足以槩其品矣問何以事上官曰尊之而勿諂也何以幸諸生曰教之而勿昵也何以待使客曰世俗炎涼之態勿趨也何以治百姓曰愛之如子而敗羣者勿縱也何以駁衙門人役曰作奸犯科者必重懲而嘖笑亦勿假也生起謝曰敬聞教矣敢不奉以周旋

此二條宜載
之貴溪志中

貴溪有巨窩各處採訪者皆集焉予庶得之
一旦特入其家盡發其交通爲奸狀凡官吏
士民諸不法事悉款列而籍記焉蓋流毒廿
餘載矣予立杖殺之無不歡呼稱快韓直指
貽予書云訪非能害人所以訪之者害之也
公獨得其所謂窩訪者則神奸破膽而一邑
之人俱得貼席卧矣自後直指凡三至無一
訪者前此直指行部輒訪六七人而干連常
至數十人闔縣騷動云

就是清畏人
不知亦不宜
曉曉乃爾

未陞科田十餘萬畝乃均官民田爲一則而
二百年來官田重賦之害除矣是冬因查筭
未清造冊未完奉文姑照舊額徵收一半次
年春冊完始照新額而官田業戶已多納舊
額銀九百八十兩矣劉縣尉語予曰此正所
謂無礙官銀也今冬當入計京師費用不貲
盍取此以佐費乎予曰閭閻苦此久矣幸遇
皇仁得脫此苦一絲一毫皆民脂也何忍取
之耶先正有云清風兩袖朝天去免使傍人
說短長吾師乎吾師乎乃悉召納戶照數散

還之

予陞授兵部車駕司主政職專與科道分日
 巡視 皇城到任見有皂役至十人之多
 心甚訝之詢其故則守衛 皇城官軍額設
 八千員名多為內豎及武弁所賣放而此十
 人者亦蚕食其間每名頂首八十兩或有緣
 事革去一二而旋革旋入牢不可動因念非
 斷其根不可查此十人六為會同館廚夫四
 為順天府編差予呈堂悉發還之自崔長班
 二人應役時楊本菴以少司馬署部事稱善

借人譽已

曰二百年來積蠹一旦驅除非公清正其孰

能之非公清正八字改為甚善第恐難乎其繼爾

予嘗奉

命監放京軍布花有黑空廠軍

一百二十名唱給時只八名問之則皆積年

包攬衙役非軍也因發兵馬司究狀執稱該

廠每年支出月糧共一千四百四十石并棉

花折布俱以充修理供應之用雖有軍之名

而歷年已久皆不知所在矣予再三詢之則

工部分司有不得辭其責者具疏欲叅之而

堂翁石東泉顧冲菴力阻以為若疏上則以

叅疏既不上則未嘗為

曼錄平正

卷之五

九

三十三

衙門去此盡也何必以已之長形人之短

前分司亾慮數輩皆當被重譴不但今張主
政一人已也公能忍之耶而前兩年監放同
僚亦各苦勸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兄何自
居于明而忍居弟輩于闇耶予是其言乃止
畢竟此弊當革國家竭民脂以養軍乃又竭
軍需以饜奸貪乎 張主政名鳴鸞
文王蒙難而演易固已安于性命之正矣史
乃謂闕天之徒求有莘之美女以獻紂不亦
謬乎使闕天設此謀何以為聖臣使文王藉
此免何以為聖君意者齊東野人因范蠡進

西施事而附會之歟北宮子曰紂囚文王十
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懼而歸之斯實錄
也

郭疏觸世廟怒止以建帝立儲四字查疏中止有立儲無建帝語蓋嚴世蕃磨改之以帝怒耳

郭勿齋安儲疏可謂社稷忠計而卒取奇禍
何也人主骨肉之間蓋難言之矣公讀書中
秘博極載籍而韓子說難猶未讀乎公既以
忠買禍而又不為公評所與何也禮曰人臣
近而不諫則尸利也遠而諫則譴也況大計
放逐之臣乎聞當時疏上世廟覽之反
覆玩味若有所感者忽震怒命江右直指即

汝金言正
卷之五
誅之直指及門公方以娶婦衣緋宴客直指
徑入執其手付行刑者斬于西市殺諫臣者
多矣未有若是慘者固公自取之哉雖然苟
有裨于國棄其邪可也是其言而殺其身殆
英斷之過歟

朱鑑塘以救言官削籍自負忠讜目中無人
開府吳門恣睢尤甚余初未信及擢任至京
予往謁之故爲冷面不發一語茶至亦不起
予不能平曰海內故不乏忠直士然貴榜頗
多若吳復菴趙定宇首觸江陵所最忌更爲

難得公祖大疏委婉巽順當時不處亦可朱
公曰貴鄉非吳趙二兄幾無人矣予曰宇宙
內事皆士君子事吳趙一疏亦未便了公祖
雖具隻眼恐敝鄉人品尚未盡識公色變遽
起而別聞之東省縉紳惟重趙南渚而不重
鑑塘有以也夫

嘉靖季年華亭當國嘗從王陽明游好講學
朝紳之競進者多附和之其學憲其幕賓也
凡行部詣明倫堂自講良知之學令諸生跪
聽之講數語輒顧郡守曰此陽明先生獨見

諸生于宗師
敢顯刺乃爾
可謂滑稽矣

發千古未發之秘嘗至某府講學有一狂生
向前曰生小時讀孟子只道良知是孟子說
的今聞宗師指教是陽明先生獨見乃知孟
子大賢亦隨聲傍吻雷同勦說學憲知其刺
已遽輟講又之一府時值盛暑諸生跪烈日
中而學憲講說諄諄不休諸生不勝熱悶齊
起曰今日宗師教諸生乎拷強盜乎徑各趨
出獨一生跪如故學憲慚且憤語郡守曰此
地士風頑梗不聽教訓乃爾因謂獨跪生曰
我纔講的爾可領會否生曰領會得宗師是

此語殊堪
鼓掌

天人今講的是天話學憲怒叱出之曰也是
那一夥內人

予在浙中聞之一縉紳陽明晚年頗自悔嘗
云朱元晦學問醇實畢竟還讓他又語門人
曰吾講致良知原自有味却被諸君敷衍今
日講良知明日講良知就無味了且起人厭
俗諺云好曲子唱三遭便覺口臭俗諺云以
下十三字
近已諸君今後務求體認勿煩詞說
刪去

大凡作文引用故事務要切當如駱賓王討
武曌檄有云鸞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聚

以謙為誇似
非四六當家
不直得稔詡

帝后識夏廷之遽衰俱用妖后亾國事何等

切當又須博學方得應手予因太倉公悞

冊立事移書諷之中云大臣處人主骨肉之

間危疑之際讜論師石大夫石而小有迎合

則中立里貽譏婉詞法李鄴侯李而少有遷

沈則獻諛陳蒙誚又云暫止耦國辛之嫌狐

裘士可以不賦終存子抱見公之逼兔走見

苑未為無爭引諸故事俱切題目但不及駱

丞含蓄妙麗耳至若曾不聞伏青蒲史而泣

諫叩玉階劉而固爭上句切下句不切緣

率爾草創未暇討論亦是讀書未博之故予

太倉公以下
一段已刪改

改方今仕途壅滯司銓者難之而議者輒曰

在京有官無缺在外有缺無官補大察選科

道即疏通矣愚則更有說焉仕途壅滯由司

銓者曲徇人情而懲貪之法未嚴也如兩司

以貪論者職私累萬而僅從降調未幾仍列

方岳任風憲矣有司以貪論者職私數千亦

僅從降調未幾仍作民牧入部寺矣倘一涉

職私便行黜逐毋留其根則壅滯何患不疏

懲貪之法宜
嚴然欲疏通

壅滯非補大
僚選科道不

可如伍之論
不必論刺之

實與否槩一
筆勾之貪者

未必懲懲者
未必貪恐非

朝廷愛惜人
才之意且此

議若經
御覽大僚無

望其補科道
無望其選矣

謂缺官廢事何好爲備刻之論類若此

通哉而世道亦廓然一清民生永無剝削之禍矣

同年劉筠嵩在比部時兒可十三四歲日侍母食一日有奴之平則門忽見兒穿藍縷衣同兩丐坐地驚問兩丐逸去遂從兒歸闔家驚訝母曰兒纔共食何遽作此狀兒曰兩日前站門首被兩丐持去換我好衣堅留不放覓是午共食兒無踪第見衣鞋擲僻處耳此大異事若兩丐者豈穆天子傳所稱西域化人耶姑存之以備搜神志怪者採焉

此事京師闕傳

予屢詢閩中同榜具云有之特以遷秩亟行未及面質筠嵩耳筠嵩各處憇

高皇製卧碑娼優隸卒之子不許入學故有司收考儒童必取保結首列此款邇來法紀蕩廢賄賂公行視卧碑若頑石茂保結爲虛文而片官類水之間濟濟多醜類矣或曰立賢無方其說何居曰古者公卿大夫俱由世官無力云者耕莘之夫釣渭之老華門圭竇之人皆得奮庸熙載也豈謂斷養輩哉若夫廝養輩今日既與縉紳之子揖遜于膠庠將他日又與縉紳之士翱翔于廊廟而老奴老

且舊封典復命矣豈不辱朝廷而羞
上哉考之漢時最重良家子而本朝
戶員為婚之禁載在令甲則娼優隸卒不齒
于人固非一日矣今也妄引上古立賢之說
而抗違皇祖立禪之旨可乎哉或又曰
古之取士不廢夷虜不遺盜賊何故曰若爾
所指非金日磾戴淵耶夫二臣者漢晉之忠
臣亘古亘今僅一二見者也若今之奴隸子
吾懼其有二臣之賤而無其令德也且多方
多士並無此風惟蘇松常杭嘉湖獨有之六

郡文獻甲天下又何藉一二不可必得者以
傷風教哉往郡城中間有一二奴隸子入
學者眾皆駭嘆邇來冒濫日盛每遇送學輒
有數人遂恬然不以為怪矣此輩士夫既認
為同宗而稟此最
與執
許為屬
飲恨
司

其前故身無忌憚至
以便圖反噬如趙少宰
一奴奴子戴修之髡
又徧投謗書
請黜收之
事者改

漢金言上

而語
反

人何怪



